

裁军谈判会议

CD/PV.786
26 February 1998

CHINESE

第七八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8年2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霍费尔先生(瑞士)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86 次全体会议开始。

我愿首先以裁谈会和我个人的名义热烈欢迎白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马丁诺夫先生，他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发言者。除了白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之外，今天发言者名单上还有斯里兰卡、法国、匈牙利和委内瑞拉代表。

在请今天发言者名单上的发言者发言之前，我要通知大家，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之时，我们将就议程项目一“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项目三“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项目四“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项目六“综合裁军方案”和项目七“军备透明”举行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

我现在请白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马丁诺夫先生发言。

马丁诺夫先生(白俄罗斯)：主席先生，十分感谢你对我的热烈欢迎，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感谢你十分有效地主持这一杰出的论坛。

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拉尔斯·努尔贝里大使，感谢他在主席职位上取得的成就。

还请允许我诚挚地感谢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及其副手阿卜杜勒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感谢他们为协助裁谈会工作所作的努力。

白俄罗斯共和国极为珍视裁军谈判会议前几年取得的显著进展。只要举出裁谈会最近的一些成就就足够了：最近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去年秋天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白俄罗斯一贯十分重视裁军谈判会议这个谈判机构。我们对成为裁谈会正式成员深为赞赏。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已经获得的积极的活力将不会在 1998 年丧失。

今天我愿向大家谈一谈白俄罗斯对裁军问题和有关安全方面问题的一些意见和态度，这些大多是裁谈会各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白俄罗斯极为重视的是，在次区域、大陆和全球安排范围内确保我国人们可靠的安全。我们有过一段极其困难的历史，曾置身于欧洲每一次重大冲突之中。我国人的损失——每三个白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只有大屠

杀损失的程度能与之相比，因此白俄罗斯对所有裁军和安全问题都采取极其敏感和负责的态度。

作为一个中等欧洲国家，我们除了通过在裁军和有关安全问题上采取合作和建立信任的措施之外，别无其他重大手段获得安全。因此，我们相信，白俄罗斯在这些方面处于特别的地位，负有特殊的责任，因为历史使我们成为了前苏联最西面的堡垒，成为了一个不仅是令人印象深刻和复杂的武库的继承者。

大家知道，白俄罗斯是在确保苏联的解体不导致出现四个新核武器国家方面的一个主要行为者。白俄罗斯有责任——我要说有勇气——作为第一个国家放弃现有核武库，其中包括最现代的机动运载工具。在前苏联的继承国中，白俄罗斯共和国是作为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条约》、不带任何先决条件批准《第一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第一个国家。我们已成为并将继续作为主要的核裁军和有关协定执行和谈判五国进程的一部分：《第一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中程核力量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

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前，当时我国仍然密布核导弹，白俄罗斯 1990 年就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项提定，提议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安排一个无核武器地带，显然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以及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中欧各国。当时，在不到 8 年之前，我们的提议未被其他方面视为现实的提议。但是，白俄罗斯在 1990 年就已经想象使整个次区域免除核武器，并在 1993 年开始了这一进程，白俄罗斯持续地沿着这一方向努力，并荣幸地在 1996 年 11 月为这一非核化进程划上了句号。白俄罗斯将最后一个核弹头和最后一枚核导弹送出了东欧和中欧地区。

大家看到，白俄罗斯在政治和物质方面真诚地对我们现在可以骄傲地称为现实的这种状态作出了重大投资：即东欧和中欧无核武器。

1996 年，预计到核武器在该地区的存在将会结束，白俄罗斯总统提议在东欧和中欧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空间。

在这方面，白俄罗斯并不打算努力强加任何僵硬和预先设想的规定。我们仅仅谦卑地建议两件事情：第一，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应当利用这一机会，不要无视东欧和中欧这一重要地区事实上的无核武器状态，而要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承认这种状态，甚至最好将这种事实上的状态变为一种法律上的状况；第二，采用一种新的

概念——与无核武器区相对的无核武器空间概念，以便包容该地区安全政策的任何和所有合法的方面。

白俄罗斯希望，鉴于全球和欧洲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动，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将仔细考虑这一想法。我们还希望，这一思想将以长期的共同利益为指导，而不要出现随随便便和党同伐异的情况。

白俄罗斯方面毫不犹豫地承认北约 1996 年 12 月就核问题采取的“三不”立场，承认其在这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坦白地说，我要强调，到 1999 年，白俄罗斯将成为一个很可能与扩大的北约有最长边界的国家。我们希望这一边界将不是一条对抗和敌对的边界，不是一条分隔线，而是一个合作、互动和相互尊重的接触点。白俄罗斯正在为此而努力。但我们需要互惠，事实上而不是口头上的互惠。罗纳德·里根总统不久以前说得好：“探戈要两个人来跳”。

我们认为，中欧和东欧无核武器空间的目标可以界定如下：加强裁军进程，尤其是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减少在欧洲恢复核对抗的危险；为中欧和东欧各国引入一种有利于一体化的安全和信任因素，这些国家对欧洲安全结构可能有不同的态度；通过美国和俄罗斯对一个无核武器空间相互承担义务而增加欧洲安全的跨大陆因素；巩固该地区各国业已承担的各种无核武器承诺；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尤其是促进在北约与那些其利益受到北约扩大影响的各国之间建立信任；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地域上的扩散；促进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技术方面发展合作。

我们认为，白俄罗斯的无核武器空间提议充分响应了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文件的文字和精神，该文件欢迎在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之前设立更多的无核武器区。不用说，无核武器空间的概念对裁谈会“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有直接影响。

白俄罗斯承认，裁谈会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十字路口。在一种新的全球政治构架中，裁谈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必须去迎接新的挑战。我们白俄罗斯毫不怀疑裁谈会将成功地应付这些挑战。

裁谈会有丰富的经验，经验带来智慧。灵活性而非最高纲领主义的办法，共同确保在正确的方向逐步取得进展而非受一种“全有或全无”办法的束缚，务实和有创意的思维而非僵硬的联系——这些是裁谈会各代表团的智者可以用来推进他们面前各项重大议程项目的手段，用来维持和加强裁谈会活力的手段。

在《全面禁试条约》之后，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应当是谈判禁止为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人们通过《全面禁试条约》限制了核武器的质量发展，而限制可以得到的裂变材料显然将限制新的核弹头的供应。很清楚，如果裁谈会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就可以在争取实现我们共同的最终目标——核裁军方面迈出大步。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彻底讨论和研究，我们认为，裁谈会就不应当躲闪，避而不积极从事可以被称为预备谈判阶段的工作。

白俄罗斯共和国相信，应当在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上设立禁止生产裂变材料特设委员会，以便立即就这一重要问题开始工作。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是，谈判不仅应当处理禁止生产问题，而且还应当处理减少此种材料的现有储存问题。

白俄罗斯已成为了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因此白俄罗斯更加感兴趣于裁军谈判会议在提供针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全保障方面取得进展。我们继续强烈地认为，迫切需要就此种保证达成一项多边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因此我们敦促裁谈会 1998 年届会着手进行此类谈判。

人类在科学方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取得进展，包括在军用品的研究与发展方面，这一状况应当使国际社会和裁谈会至少继续警惕可能出现各种新型大规模毁灭武器的情况。白俄罗斯感到骄傲的是，由于白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的长期努力，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协商一致确立的警报机制，如果并在国际社会看到有这样一种危险之时，触动裁谈会作出充分的反应。

军备透明是以十分重大的方式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在欧洲安全结构变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裁谈会注定要在这一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地雷问题涉及到渥太华进程，这一问题最近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政治关注。我愿借此机会着重指出，白俄罗斯完全赞同对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所表示的担忧。白俄罗斯储存有大量的这类武器，但白俄罗斯没有以任何方式助长这类武器的使用和/或扩散。我们在 1995 年及 1997 年年底两次暂停这类武器的出口。

白俄罗斯认为，这一问题和其他重要的全球裁军问题应当通过确立的多边谈判机构、即裁军谈判会议来谈判。其他各种渠道尽管想法很好，但却不仅有害于裁谈会的活力——白俄罗斯作为成员对此表示关注，而且还有损于各项适当的裁军工具的效力。

最后，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和裁谈会各位成员保证，白俄罗斯准备与其他各代表团协调一致不懈努力，就我刚才提到的各个问题，以及就议程上的其他各个项目开展工作，以确保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白俄罗斯代表团目前正担任东欧集团主席，白俄罗斯代表团完全听从你的调派。

主席：我感谢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重要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斯里兰卡代表帕利哈卡拉大使发言。

帕利哈卡拉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欣慰地看到您、瑞士大使主持我们这个月的工作。人们希望今年开展一些实质性的工作，裁谈会正在为此而进行准备，我们很高兴参加你的积极的磋商方案。在你的干练领导下，裁谈会有很好的条件取得进展。我们对拉尔斯·努尔贝里大使深表感谢，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取得进展。我可否也再次祝贺和感谢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和副秘书长阿卜杜勒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所作的宝贵贡献？

大约十年前，我上一次到日内瓦履行公务使我来到了裁谈会。在这期间，裁谈会无疑在多边安全议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当然还有更多工作有待完成。在裁谈会的成就中包括《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试条约》等条约。尽管还有缺陷，但这些条约确实是一些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成就。它们表明了多边谈判进程的效力、活力和效率。裁谈会还扩大了其成员，成为了一个基础更加广泛的谈判论坛，不愧于联合国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这一称号。意义重大的，尽管冷战后的转变时期国际安全景观变幻波动，但裁谈会仍然设法取得了这些成就。

不过，尽管裁谈会取得了所有这些成就，但看来裁谈会仍然在努力界定自己的使命。没有人指望裁谈会每届会议搞出一项条约，但看来裁谈会却年复一年地经历过多的体制上的痛苦，努力要作明显的事情，即开始真正的工作。诚然，今年的痛苦可能没有去年那样折磨人，但我们现在已进入今年届会的第二个月了，却甚至还没有就任何明白道理的人所称为边缘问题的那些事项开展多少认真的对话，更不用说谈判了。

情况就是如此，尽管人们就各种优先事项提出了一系列的提议。其中有些优先事项从我十多年前首次看到以来已经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了化石。主张不就这些事

项开展工作的论点已经听熟了。尽管冷战的核理由——如果曾经存在过这样的理由——在现实世界中已不复存在，但理论上的核武器的用途又被人重新发明和坚持。如果核武器国家只需从事由它们自己管理的核武器削减，这种态度也许可以占上风。但只要安全仍然涉及核问题，安全秩序在于不扩散和裁军的同一体制中，从较长期的观念来看，每一个人就都必须面对导向核裁军的多边工作。在现有条约制度之外的具有核能力的国家明确地说明，只有在多边核裁军的范围内它们才能讨论不扩散和裁军问题。核武器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裁谈会议程项目一问题上进一步的不作为将损害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的结果。我们不能不看到，1995 年的文件主张采取多边进程以最终消除核武器。遗憾的是，裁谈会这方面的优先议程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实现。显然，这并非由于裁谈会固有的任何结构或其他体制上的缺陷，而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裁谈会只能够做其成员国想要它做的事情，不多也不少。

但是，我们并不相信，裁谈会应当被目前其核议程上的僵局所压倒。在裁军议程上，核方面和常规方面的优先次序甚至从 1978 年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之时就已十分清楚了。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结果的文字和精神确认了这种优先次序。我们认为，重开辩论以避免这些优先事项于事无补。我们所主张的是在协商一致规则这一现实的基础上，立即着手务实地处理这些优先问题。我们确实看到有机会在许多问题上，包括议程项目一问题上采取一些行动。应当利用 1998 年届会开始以来裁谈会的良好气氛，抓住这些机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裁谈会继续连续数年向大会提交零的报告，由此而来的信誉损失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我们认为不能也不必这样。主席先生，您和您的前任正确地指出，就议程项目一开展实质性工作对裁谈会今年的进展至关重要。但问题是，有些人在议程项目一之下看见的“只有裂变材料”。同样，在项目一之下“仅排除裂变材料”也于事无补。所幸的是没有人在后一问题上持僵硬的立场。在此我们看到一种主流的意见也许能够指向在议程项目一之下采取一种两股道的工作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就一个特设委员会或一个类似的机制——一个能够处理真正的实质问题而不是例行公事的机制——达成一致。

如我先前所说，在项目一之下，有各种各样的提议。我们需要通过你的斡旋，在非正式磋商中就这些提议找出一种建设性的谈判立场，我们不需要那些转移注意

力的论点。相反，我们需要对桌面上的提议作出答复。例如，我们无需辩论裁谈会是否应当取代双边核裁军会谈。就我们所知，没有人这样建议。对任何人而言，这样建议是不现实的，会起反作用。相反，双边和多边进程相得益彰，因为它们依照不同的时间表，在不同的谈判环境中寻求同样的目标。在过去就是这样。在裁谈会进行化学武器谈判期间，主要的化学武器拥有者之间还有一些平行的双边、有时甚至是多边的进程。一项进程并不损害另一项。恰恰相反，它们相互支持。这样，关于化学武器的双边案文草案通过多边进程得到丰富、加强和发展，成为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具有独特侵扰性的文书。因此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抛开相互排斥的论点了。

那么，裁谈会能够就议程项目一做些什么呢？国际社会的协商一致意见——我们推定裁谈会也是其中之一——是应当着手一个导向最终消除核武器的长期进程。这一目标在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上得到最强有力的申明。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图也已经制定，其形式为核裁军的目标和原则，这一目标根据定义就是多边的目标。没有人相信裁谈会的一个特设委员会能够或是应当着手立即就任何核武器裁减进行谈判。这种简单化过于天真。然而，有充分的数据基础就一种框架的会谈开始会谈，在这种框架之下能够争取实现最终消除核武器这一共同的目标。南非提议中的建设性模糊的措词寻求以某种方式做到这一点，尽管使用了一个较低的公约数，南非的提议我们认为是又一个争取妥协的良好努力。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了，裁谈会至少应当采取一项试探性的步骤，争取这一协商进程。进一步拖延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无疑将会损害有关《不扩散条约》审查进程的气氛，我们将在四月份开始筹备《不扩散条约》审查进程。

关于裁谈会在讨论一项裂变材料条约中的作用问题，斯里兰卡早在1980年就阐明了其立场。我国代表团历来支持一项关于在多边核裁军进程范围内的一个关于裂变材料生产和使用的全面制度。我们当时认为、现在也同样认为，这样一个制度是阻止更多的核武器以及新的核武器国家的最重要屏障之一。

在核议程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在这些问题上将取得比去年更好的结果。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显然是一个利用不足的议程项目。我们诚挚地希望能够就这一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在这一项目上进一步的不行为将会冒抵消先前所

作良好工作的风险。过去的特设委员会产生了关于现有外层空间制度及该制度不足之处的极其丰富的技术知识。

外层空间已变得对每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要。发射能力迅速扩散。空间资产已成为了主要空间大国战略利益之所在，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产。保护这些资产是所有各国的共同利益。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些资产可以用武器来保护。另一些人则认为可以通过法律文书来进行。我们在裁谈会通过我们的集体智慧选择了不通过致命武器、而通过法律武器来保护空间资产。这是议程项目 3 的根本，即确保防止空间武器化。如果现在做不到这一点，鉴于不断扩散的发射能力，我们就将在数年之后谈论外层空间的不扩散问题了。

因此，利用一个象裁谈会这样的多边论坛来防止将武器引入外层空间看来是极为明智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特设委员会未能继续其工作，过去我们曾就这一项目有过一个特设委员会。但我们同意主席的建议，即任命一位协调员，以寻找方法和手段重新审查该特设委员会的授权。希望该委员会能够在符合共同的利益和外层空间目前现实情况的授权之下开始工作。

我国代表团赞同其他一些成员的意见，认为裁谈会能够、而且也应该处理常规裁军问题。斯里兰卡在处理这一重要问题上从未犹豫过，尽管核裁军工作自然继续为高度优先事项。斯里兰卡对在军备透明制度下的联合国武器登记册的建立和运转积极作出贡献。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尽管我们也认为不能过高估计登记册在军备控制方面的价值。在这方面，迫切需要采取多边行动的一个问题是非法武器交易现象，这一现象正在驱动世界各地无数的冲突。我们承认，联合国一个专家组正在考虑这一问题，该专家组今年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但我们相信，这一情况不应当排除在裁谈会交换意见或开展类似的探索工作。纽约的协商工作和日内瓦的探索工作并不互相排斥。实际上，扩大的裁谈会是政府意见的一个储备库，可以用作对纽约专家组目前工作的一种投入。我们需要这种平行的进程，特别是有关非法军火交易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十分紧迫甚至严峻。

联合国前秘书长警告国际社会提防他所称之为的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对和平与安全的超国家破坏性威胁”。这种威胁来自非法军火贸易商、毒品走私者和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联系。他们在一种恶性循环中相互提供养分，其后果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再清楚不过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即导致死亡和毁坏。在裁谈会和联合国

开始处理一个新时代的安全议程之时，我们不能无视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更为令人不安的是，国际社会尚未能够确定有关非法军火贸易的规模，更不用说控制了。我们期待着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和其他机构就这一问题开展的研究工作。有人认为，非法军火贸易是一个应由有关各国处理的法律和秩序问题，我们不应当被这种意见吓唬住。现实完全不同。数年前，有人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反对采取国际行动对付毒品走私的主张。然而，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问题现在公正地列在国际议程之上，因为这些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来威慑、防止和反对。非法军火贸易同样需要国际监测与合作。应当制订措施和法律准则来支持和引导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鉴于世界上冲突局势的结构，采取行动绝非为时过早。因此我们支持那些主张在裁谈会就这一问题开展工作的各代表团的意见。

关于地雷问题，尽管斯里兰卡还不是渥太华条约的缔约国，但斯里兰卡欢迎该条约的通过，并正在考虑在安全局势允许之时加入该条约。我们赞赏针对所有各种杀伤人员地雷的一种全面制度的人道主义目标。有人对裁谈会在现有关于这些武器的全面制度之外是否还能做任何有用的工作表示关注，尽管我们自己也赞同这些关注，但我们在任命一位协调员以确定裁谈会内各代表团的意见方面持开放态度。我们仅仅希望，所有各方在其他议程项目上都表现出同样的灵活态度。

在我们就实质性问题摸索前进道路之时，裁谈会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说到底，裁谈会必须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世界公众舆论表明，存在一个能将世界安全秩序的共同关注和世界核裁军议程结合起来的谈判论坛。裁谈会还必须给人这样的印象，即这种参与不是意味着学术价值，而是意味着谈判价值。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安全问题与当今世界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已经真正全球化了，涉及每一个人的生活。主要大国确实已开展了一个重大的军备削减方案。它们已经表明，有可能进行实际可行和稳定的军备削减。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表明在多边一级就核问题及一系列其他军备控制问题开展一些工作是可能的和可取的。庄严载入各项军备控制和裁军文书的条约承诺需要这样一种基础广泛的办法。至少可以从一些试探性的措施开始，着手就这些优先问题开展工作。这也许就是爱尔兰大使所说裁谈会今年的一个“界定的时刻”。我们必须使裁谈会利用而不是失去这一机会。如果再向大会提交一份零的报告就确实会引起有关裁谈会成本——效力的问题。

主席：我感谢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所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布格瓦大使发言。

布格瓦女士(法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之职。一项困难的任务在等待着你，那就是将裁谈会引向正确的方向。您的前任能够指望我和我国代表团的合作，支持他所采取的谨慎和渐进的办法。这样一种办法能够取得成果。我理解，您赞同这种办法。您可以指望我国代表团充分和全心全意的支持。

法国对裁军谈判会议抱有很大的期望。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去年对这一论坛的攻击越来越多：有些攻击得到报界相当大的支持，声称裁军谈判会议做得不够；另一些攻击用心更加深远，这些攻击有时是成员国发起的，声称裁谈会可能走得太远。自从决定占有其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席位以来，法国已经习惯了这些批评、怀疑和问号。法国从中看出有进一步的理由捍卫裁军领域唯一多边谈判论坛的作用，职权和具体特性。冷战确已结束。但是，目前的事件提醒我们，如果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业已和解的欧洲大陆已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稳定时代则可能是危险的。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此有代表的各个地区，我们还必须承认，如果对一些人来说，威胁已经消退，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危险却依然存在。裁谈会仍然是代表国际社会各种主要趋势的一个机构，聚集了各个主要的国家，其安全关注必须加以调解，以便裁军事业能够取得进展；裁谈会是这样一个机构，其活动基于各国平等的原则，这一点通过协商一致规则得到确保；最后，裁谈会是这样一个机构，它周围一直有一个专家集体，由于其成员之间的不断对话，这个专家集体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建立信任措施。在国际社会努力避免中东进一步冲突的威胁——其根源在于一个国家是否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加的裁军措施问题——之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很好地考虑到这最后一个方面，在争论说裁谈会已经丧失了其重要性之前三思而行。

国际社会不能够没有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的永久性及其从联合国秘书处得到的支持意味着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论坛，在这里，各方立场能够不断面对面地汇集到一处，各种分歧能够逐步减少。如果比较一下裁谈会内的工作与负责谈判禁止生物武器核查问题议定书的特设委员会在加紧其基本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困难，人们就只能对这些谈判没有享受到与禁止化学武器或核试验相伴随的那些有利条件而感

到遗憾。诚然，诸如渥太华会议等特设会议能使那些其利益并非冲突的各国迅速在国际一级作出承诺。但是，这些场所不具备具有严重安全关切的各国之间很好进行谈判所需的实际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如果裁谈会不存在也有必要发明一个。我们应当本着这种态度对待今年的辩论，不仅仅要有在目前情况下所需的想象力，而且不要不适当地夸张各种不可避免的拖延和摸索。裁谈会正在寻找方向，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上这是完全正当的。

我国特别重视三个专题：禁止为核武器生产裂变材料、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三个问题构成了本论坛工作的一个平衡的议程。其中有二个已经适合谈判；第三个已达到了探索和紧急磋商的阶段。这三个问题对应于目前的需求。

在化学武器公约生效之后，在该公约已经两个宣布的化学武器拥有国批准之后，在 120 多个国家签署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之后，在我看来，不用重申各项主要原则，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指向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首先是核领域，但也包括常规领域取得的成果。第一个阶段有关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执行拥有武器的国家决定的单方面措施。我们必须意识到，现在在核裁军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是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武器条约。到这一进程结束之时，俄罗斯和美国冷战时期现有武器系统的三分之二将被消除。由此可以看出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发动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数个拥有武器的国家、包括法国所进行的十分重要的单方面削减还远远没有结束。1997 年和 1998 年法国的军事预算完全符合关闭太平洋试验中心、阿尔比恩高地地对地战略导弹场、拆除所有地对地导弹、包括 Hades 导弹和在阿尔比恩高原有关 18 枚导弹的大量工作，以及拆除生产高浓缩铀的皮埃尔拉特工厂，和拆除生产军用级钚的马库拉加工工厂。对我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核裁军今天远远不是带来报酬，而是意味着更多的预算限制。

在这一阶段之后是《全面禁试条约》的批准和生效问题。国际监测系统到 1998 年 9 月应已达到了一种有效的程度，到那时该条约的生效将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我们必须筹备该条约第 14 条第 2 款规定的会议，筹备工作除其他外包括所有签署国批准该条约。我有幸向裁谈会宣布，法国批准进程正在很好地进行，议会将在 3 月底

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实际上，国民议会上个星期二刚刚批准了该条约；现在该由参议院就这一问题表示其意见。

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这一点也适用于常规领域。首先，必需努力实现渥太华条约——法国签署了该条约——的普遍地位，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国家迅速批准该条约并使其尽快生效。其目的很清楚：完全和普遍禁止杀伤人员地雷。但我们必须持现实态度：在渥太华签署的条约提出了一些主要的行为者不能够遵从的要求。因此我们如何能够履行努力实施禁止的条约义务并满足这一事件在潜在受害者中引起的期望呢？该条约本身提供了答案，即通过提及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办法由于去年 12 月大会通过第 52/38H 号决议而明确地得到确认，该决议以 147 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该决议“请裁军谈判会议为禁止杀伤人员地雷作出贡献”。裁军谈判会议能够作出什么贡献呢？关于谈判禁止转让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并非不可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在理论争执和法律推委之上，很清楚，禁止将加强该公约的目的，这将在渥太华所着手进程的好处之一。

但我们当然不能够将我们的抱负限于巩固过去已取得的成就。我们还必须扫清新的路途，着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第一条途径是谈判一项禁止为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公约，联合国大会和本会议三年前就已经将这一问题查明为一个优先领域。我们知道，一项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一项“禁产”条约并非直接打算减少现有核武库。但正如《全面禁试条约》为核武器的质量发展设定了一个限度一样，“禁产”将确立一个总的数量的限度，将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普遍的范围。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一任务的规模和抱负。一项“禁产”公约将涵盖裂变材料，即涵盖核武器的核心部分。除了其眼前的作用之外，“禁产”谈判在好几个方面都十分重要。一项“禁产”条约在意图上没有歧视性。其目的是对所有国家适用，放弃为核武器生产裂变材料，对此不拥有武器的国家都赞同。“禁产”条约的完成将是争取在全面彻底裁军的框架内最终消除核武器方面的一个重大步骤。建立一个多边核查制度监测那些能够为核武器生产裂变材料的设施将是一项关键的建立信任措施，尤其是在中东和南亚。最后，一项“禁产”条约将是整个一系列不扩散措施中的一个要素，引导非《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各国停止生产可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即使它们不加入《不扩散条约》。

由于上述各种理由，我们将不停地主张赞同“禁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赞同一项涉及这方面退步的一项决定方面有困难，例如这样的一项决定：依照这项决定，“禁产”不再被查明为裁军谈判会议在通向最终目标——消除核武器和全面彻底裁军的道路上将要达到的下一个阶段。

不过我想我应当说，法国同意奥地利关于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谈判一项“禁产”条约的提议。我们不仅可以接受这一提议——我们还可以坚定地予以支持。这是一个简练和直接的提议，这一提议对在香农报告及其所载授权基础上立即发动“禁产”谈判没有提出任何先决条件，香农报告是今天现有的唯一协商一致的基础，即使我们知道这种协商一致仍然很脆弱。如果开始谈判推迟，为什么不通过非正式地讨论“禁产”谈判将引起的实质性问题来为其作准备呢，以便利用各位裁军专家在此在日内瓦的这个机会呢？

我要谈到的下一个新的途径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最近的事态发展见证了防止发展此类军备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与我们下一个世纪的抱负相适宜的挑战。法国在国际社会讨论这一问题中发挥的作用众所周知。我们同意加拿大今年就这一主题表示的大部分意见，我们支持斯里兰卡和埃及所作的努力，它们努力确保在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情况下就一个有许多分支的主题展开谈判。我们继续认为，与新的国际局势相适应的建立信任措施可以是日内瓦谈判的主题，以便填补今天的国际法中的空隙，并为其普遍适用作出贡献。今天存在一个机会探索这一关键问题的框架，由于联合国大会今年通过的第 52/37 号决议的作者所表现出的节制而使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国赞成就这一问题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则在目前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

裁谈会可以处理的新专题还包括轻武器问题。此类武器受害者的数量和此类武器散布的情况突出表明了有必要确保在冲突地区搜集这些武器，特别是在停火之后重建和平的关键阶段。第 52/38J 号决议规定一个专家组开展工作，联合国秘书长作出努力，征求各国关于这一专题的意见。我国认为，在裁谈会进行辩论以便集中各成员国的意见将会很有用。此举可能导致年度报告中列入一个附件，会有助于我刚才提到的决议提出的目标。

我已经能听到一种不赞成的沉默：我没有提到核裁军问题本身。当然，这是不对的，因为我已经说过，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完成一项“禁产”公约，众所周知，该

公约将是一项核裁军措施。不过，有人可能要问，除了“禁产”之外，其他有关核裁军的问题能否在裁军谈判会议处理？对于这一问题，我国的答复是肯定的。但是，其程度及其限度是由两个限制因素决定的。我们将很难接受对 1995 年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框架内商定的行动方案提出疑问的措施，具体而言，正如我已经说过，对“禁产”谈判的地位提出疑问的措施。同样，我们将不希望多边裁军进程有损于美国——俄罗斯的双边进程，不希望有损于那些现在已知取得了超过了人们期望的成果的各种单方面努力。

为了答复除了“禁产”之外，裁军谈判会议在引导我们争取核裁军方面能够做些什么的问题，我们必须区分各种可能性。要么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在香农报告及其所载授权基础上有效地着手进行裂变材料的谈判，要么与我们的愿望相反，裁谈会不能够立即发动“禁产”谈判：这是否意味着裁军谈判会议在核方面就会瘫痪呢？也决不会——当然，鉴于我刚才提到的限制因素，可能性的范围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否可能？是的。与“禁产”谈判并行或在其发动以前，我们准备考虑《不扩散条约》延期大会通过的文件中着重提出的其他一些核裁军问题。我指的是消极安全保证问题。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这一问题所引起的有关我国威慑理论原则方面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密切追踪裁谈会讨论情况的人可以回顾，在 1997 年 6 月 27 日的全体会议上，法国代表团是将其有关在此处理这样一个专题方面的困难载入记录的代表团之一。尽管如此，我要接着说，我国原则上不反对重新设立一个委员会。今天，本着同样的精神，法国将不反对立即重新设立一个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特设委员会。我希望这一立场将得到适当的赞赏，并有助于打破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僵局。我们认为，重新设立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特设委员会，对那些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全面禁试条约》之后应当再次从事核领域工作的人而言，是一项基本的措施。但我国不确立任何联系，我国准备同意重新设立这一委员会，这一点与可能就工作计划作出的任何其他决定无关。

正如其他一些人所说，问题是我们想就这一专题做些什么？在越来越多地提供消极安全保证方面我国已竭尽了全力，已经签署和批准了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和议定书，向 100 多个国家提供消极安全保证。无核武器区的发展是国际社会今天努力的主要方向。由于这一切，我国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发挥补充的作用。在此进行的工作不能够与它处可能交换的意见相抵触。除其他外，裁谈会可以被用来提出

各种要素，统一武器拥有国已经或将来被敦促加入的各项文书，从而促进各无核武器区之间的合作。白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刚才的发言进一步证明了此种讨论的好处。这样，裁军谈判会议可使各国聚在一起——它们代表了整个国际社会，包括消极安全保证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为敏感的各个地区，从而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论坛。

我并不是说“禁产”或消极安全保证是裁军谈判会议所有讨论中处理核裁军问题的唯一机会，并不是说我们拒绝讨论整个问题，不！我们并不拒绝讨论整个问题。我们正在仔细考虑今天桌上的各项提议，尤其是南非和比利时提交的提议，这些提议的灵感来源于一种类似的精神：即更好地安排裁谈会面前与核裁军有关的所有问题的讨论。我已经特别指出过，南非的提议是各种对立意见之间的一种桥梁，我们正在继续对其进行研究，比利时的提议也是一样，即使今天整个裁谈会也许无法立即赞同其中任何一项提议，但法国仍然赞扬这些提议的作者，赞扬他们努力推进有关辩论，将其引向比去年更有前景的方向。您知道，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指望你确保所有与核裁军有关事项的讨论以尽可能最为透明的方式继续进行。

1996年标志着裁军谈判会议一个时期的结束，自1996年以来，本会议不仅必须面对确有安全关注的各国习惯性表示的犹豫，而且还必须面对另一些国家造成的僵局，这些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所提供的场合通过一种高姿态的立场寻求额外的威望和国家荣耀。这种状况加上日益痛苦的时期，可能导致1998年重复1997年的坏习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下克服障碍的方法和手段。也许我们应当以一种更加非正式的方式工作，想出新的办法，使我们能够放弃过时的辩论，对于这些辩论，除了数量越来越少的裁军专家之外，任何人都已不再有兴趣了。也许我们还应当回顾一下，协商一致规则需要更广泛地使用。我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坚持这一规则。我国仅在认为裁谈会有可能走上一条可能严重损害我们的安全利益之时才反对协商一致。法国希望裁谈会其他成员将能够表现出同样的节制，希望它们仅在其安全利益攸关之时才反对本论坛作出决定。

主席先生，您和您的继任者将必须引导我们走向今天可以达成的各种具体决定，其中任何一项决定的作出都不会轻而易举。但正如我们的非正式磋商所表明的那样，有一些是现在在此能够作出的。我国代表团将考虑到这种情况继续工作。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匈牙利代表纳雷大使发言。

纳雷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在本机构的工作首次由瑞士代表主持之时发言令人特别愉快，匈牙利与瑞士有着数百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我们极为赞赏您本人在先前任职布达佩斯期间对这些关系所作的贡献。我向您保证匈牙利代表团准备协助您履行你责任重大的任务。您的前任，瑞典的拉尔斯·努尔贝里大使也完全值得称道，他在今年届会关键的第一个月以杰出和建设性的方式指导了我们的活动。

在我们的审议中，频频有人提到裁军谈判会议的相关性问题。去年的工作障碍引起各方怀疑本机构是否有能力有效地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处理和解决国际社会裁军和不扩散议程上最为急切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并不赞同这些担忧，理由有很多。冷战后时期的主流气氛仍然有利于在这一领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裁谈会 1990 年代的记录、诸如《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试条约》等重大条约的缔结就是一些恰当的例子。这些成就也都经过了多年的谈判前工作，直至出现协商一致意见开始实际的实质性会谈。裁谈会今年工作的开端也证明了，一年的反思并没有白费，而是为我们继续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好和更有前景的气氛。

匈牙利代表团带着两个基本的优先事项来到本届会议，这两个基本的优先事项从去年以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继续相信，裁谈会的工作计划应当基于具有务实和有可能实际取得成功前景的谈判。我们主张有重点和务实的步骤，这些步骤除了其本身的好处之外，还为实现更广泛的目标开辟道路。我们认为，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和禁止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就对应于这些标准。

一项普遍、不歧视和可核查的禁止为武器目的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与《全面禁试条约》一道将巩固主要核武器国家武库的大量削减，为继续其双边努力创造必要条件。未来的“禁产”公约，如果得到裁谈会所有成员的坚持，将包括未得到安全保障的设施，从而有助于各个不同的紧张地区安全局势的稳定。简言之，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是争取核裁军的渐进措施中一个必不可少和基本的组成部分，无论这些未来的措施是在双边还是在多边框架内谈判。因此我们敦促各位克服目前有关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谈判的障碍，在香农报告授权的基础上尽早开始谈判。

匈牙利代表团注意到在这方面现有的各种保留。我们欢迎载于 CD/1485 号文件的加拿大的提议，将其视为一个建设性的尝试，努力争取就这一问题达成妥协。

我国政府仍然确信，杀伤人员地雷应当是国际社会最为优先的事项之一。由于认识到迫切需要减轻使用这些武器产生的可怕的人道主义方面的后果，匈牙利决定从一开始就加入渥太华进程，并在去年 12 月签署了《渥太华公约》。今天，我很高兴地告知大家，两天前，即 2 月 24 日，匈牙利议会批准了渥太华条约，使批准国数量达到了 5 个，我们确信，鉴于签署国数量众多，这一法律文书的生效指日可待。匈牙利随时准备促进这一进程，首先是在区域一级。在这方面，我愿提请大家注意今年 3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布达佩斯为 19 个欧洲国家国防部和外交部高级官员举办了一个区域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办，得到匈牙利政府和议会的政治支持。会议的目的是审议有关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在这一范围内促使该《公约》尽可能早日生效，促使本地区各国履行有关承诺。我们希望，这次研讨会将有助于中欧和东欧各国更好地理解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有关的各个方面，更好地理解渥太华条约。

在过去两年中，赞同完全禁止的国家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但是，并非所有宣布支持这一目标的国家——其中包括数个军事上重要的国家——都处于在渥太华条约之下全面承担义务的地位。同时，它们表示愿意采取一种逐步的办法，解决地雷引起的问题。我国政府的目标是与这些国家维持一种积极和面向目的的对话。我们认为，裁谈会是使这些国家卷入一个能动和向前看的进程的适当论坛。我们支持将禁止转让作为第一项合乎逻辑的措施。根据这一方针，我们愿强调，我们的理解是，渥太华条约确立了杀伤人员地雷方面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将在我们的谈判中为我们提供指导。

最后，请允许我谈一谈从匈牙利的角度来看极其重大的另一个专题，《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特设小组在其存在的三年多中一直在为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扫清道路，以便加强履约情况，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第四次审议会议决定的执行标志着开始了这一进程的一个质量方面的新阶段。缔约国加紧努力的决心表现在它们商定从概念讨论转向以一份滚动案文为基础的重点更加突出的审议。有些缓慢的工作速度为向实质性的转移和关于核查制度具体组成部分的有意义的谈判所抵消。

匈牙利最为重视在第四次审议会议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工作。我们认为，指望提交新的法律文书草案供 1999 年举行的特别会议审议是现实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额外努力加强特设小组的谈判，包括拨出必要的时间。国际社会、特别是《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满怀期望地注视着特设小组的工作。加强《公约》这一任务太重大，不能够作为多边裁军和军备控制机制中的“继子女”对待。我们希望，特设小组能够在其参与者政治意愿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能够在上述时限内履行其授权。

主席：我感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国和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委内瑞拉代表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大使发言。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您主持裁谈会这一时期的工作，我确信，在您经验丰富和干练的指导下，裁谈会最终将取得重大进展，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我还愿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瑞典的拉尔斯·努尔贝里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以十分有效的方式指导我们最初的工作。

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没有任何疑问，其工作不仅国际社会和一般公共舆论感兴趣，而且还代表了这一问题所有谈判的一个重大标记。裁谈会是为了满足多边处理这一专题的需求而设立的，它对国际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国际社会指望裁谈会在其各个议程项目的谈判中取得进展。

我们工作的进展基于工作的安排，工作的安排当然基于成员国的政治意愿，用一种平衡的办法对待工作安排问题我们认为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在议程各个项目的审议方面以相同的速度和按照相同的安排向前推进。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够适当地处理实质性问题，在届会结束时得出建设性的结论，表明裁谈会能够并准备取得具体成果，克服我们工作中所固有的政治障碍。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通过成员国之间的意见交换及广泛和透明的磋商，我们才能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认为，任命各个特别协调员，并带有明确和界定清楚的授权，便利就裁谈会面前的各个项目开展谈判和得出实质性的结论至关重要。这些磋商应当便利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各特设委员会作为附属机构可以设立来审议议程上的各个项目。

我国代表团极其重视所有这些项目，尤其是核裁军、杀伤人员地雷和军备透明，这些项目裁谈会有权主管，并有授权进行审议和得出正确的结论。1978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将核裁军问题确定为一个优先事项，关于这一专题，我们必须从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着手：有关核裁军的责任必然是共同承担的责任。由于其本身的性质，核裁军是每一个人的事情。核裁军位于集体安排的中心地位，应当以一种完全多边的方式处理，这样做当然并不有损于可能进行的任何双边谈判的重要性，双边谈判的积极成果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关于这一项目，我们应当牢记国际法院1996年7月8日关于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问题的最为重要的咨询意见，这一意见当然与我们的工作直接有关。尽管这种咨询意见基本上是对请求机构的建议，在此为联合国大会，因此原则上不具法律约束力，但这些咨询意见含有涉及国际法的发展和走势的一些基本要素，这一方面我们并非常常将其与裁军相联系，更不用说与核裁军相联系了。

不用进行详细的评论——尽管这样做是完全值得的，因为这一裁定谈到有关威胁或使用这些武器的国际权利和义务，我们应当牢记，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F段中一致强调存在一项义务，诚意进行并完成导向在严格和有效管制下所有方面核裁军的谈判。但除此之外，正如法院院长贝贾维先生在咨询意见所附的单独声明中所指出，对全人类而言，有一种双重的普遍义务，诚意谈判和取得期望的结果。贝贾维法官同意，核裁军将总是核武器领域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已不再是空想，比以往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寻求实现这一目标是所有人的职责。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是设立一个核裁军特设委员会、从而响应联合国大会第52/38 L号决议的时候了。在这方面，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南非的塞莱比大使提出的提议，其中提到设立这一特设委员会。

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杀伤人员地雷问题，裁谈会不仅有资格处理这一问题，而且还有一项明确的授权，载于联合国大会第52/38 H号决议，请我们在就这一问题建立一个全面的法律制度方面加倍努力。我国代表团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广泛和普遍的有关杀伤人员地雷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个参照系统。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开展平行的或替代的谈判问题，也不是努力的重复。我们的工作应当被视为补充，整个概念是有必要发展一个广泛、普遍和有效的法律制度。《渥太华公约》——我国是其签署国——是这一制度的一个主要部分，还有1981年《常规武器公约》第二议定

书。要让渥太华公约发挥的是一项普遍的作用，尽管很遗憾现在还没有相应规模的参与。裁谈会能够而且必须处理这一项目，首先是清楚地说明要达到的目标，为此，我们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应当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也许应当设立一个带有具体授权的特设委员会，来考虑上述问题，确保继续进行去年澳大利亚的坎贝尔大使开展的积极工作。但最好略微考虑一下裁谈会有关这一项目方面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法律问题。这一问题既是改善渥太华制度，又是提供政治支持，以帮助实现这一文书的普遍地位，这一文书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并且毫无疑问在其生效之时将真正具有普遍性。

裁谈会的工作尽管具有政治性，但它能够并确实具有法律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裁谈会是一个负责编纂的机构。无论如何，裁谈会在有关裁军和相关问题的国际法的发展进程中不可否认可以发挥作用，这一点反映在实践中。

最后，我愿简要谈一谈我们认为同样具有根本性的一个项目：军备透明，特别是涉及常规武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冲突地区非法武器流通的严重后果，都知道需要建立一种制度使我们能够控制这种局面。墨西哥和加拿大大使已经提到“禁止非法生产和贩运武器、弹药、爆炸品和其他有关材料的美洲公约”，我国是该公约的一个缔约国，该公约表明，有可能在铸就一个共同的法律框架——尽管目前仅涉及一个半球——来处理这一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在这方面，我们同意有些代表的意见，认为裁谈会本届会议应当处理这一问题。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愿在这一阶段发言？我看到加拿大代表，莫赫尔大使，请你发言。

莫赫尔先生(加拿大)：今年1月22日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第一次全面发言中概述了我们的优先事项和对1998年届会的态度。鉴于那一次发言很长，我保证今天上午此次发言十分简短。由于自那时以来的事态发展，我们相信，进一步详细阐述具体有关杀伤人员地雷和消极安全保证的几个问题可能是有用的，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向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其他人就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所作的解释。

在谈这些问题之前，也许最好重申一下我们的意见，加拿大的意见，即在决定裁谈会就任何问题能够做那些工作方面应当遵从一种简单、明确并合乎逻辑的程

序。第一，需要普遍承认有关问题具有重要性，值得本机构重视。第二，如果有这样一种认识，裁谈会应当与各代表团探索在裁谈会开展那些工作适当，尽可能听取促进者和特别协调员的意见，主席先生，您和您的前任努尔贝里大使都知道，我们历来支持您在这方面的努力。第三，一旦裁谈会探索了开展哪些工作适当，就应当着手设立一个具有适当授权的特设委员会。我们认为，这个可能表面看来具有学术气的大纲是有用的，以便明确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待今年正在进行的有关裁谈会可能开展工作的许多问题的审议。基本上，任何有关设立或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的决定都应当基于已经或能够确立适当和可行授权的一致意见。

以此为背景，现在转而谈谈杀伤人员地雷专题，裁谈会今年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正式和非正式讨论。在 1 月份的发言中，我们清楚地说明，在裁谈会从事杀伤人员地雷的工作不是我们的优先的事项，尽管我们承认这一问题可能是其他一些代表团的优先事项。就我们而言，我们继续相信，关于这些武器已经有了两项可靠和可行的决定：《渥太华公约》和《常规武器公约》修订的第二议定书。但是，如前所述，我们也承认，如果裁谈会愿意，我们将不反对任命一位具有中性授权的特别协调员，以探索裁谈会开展哪些工作可能合适。显然，最后任何有关设立特设委员会的决定都需要澄清其授权问题。

本着这种态度，我们希望表明，我们将不反对裁谈会就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开展适当工作，但我们对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实质确实有清楚的看法，这些看法来源于我们通过签署和批准《渥太华公约》而负有的义务。我们信想到的是诸如杀伤人员地雷的定义以及有待在裁谈会谈判的任何文书的可能范围等问题。因此，如果一位特别协调员得到任命，我们将向其转达我们有关在裁谈会开展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工作的适当授权问题的意见。

这些简单的评论是概括我们先前就 CD/1495 号文件向一些代表团提出的一些非正式意见。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与由此引起的问题，我们在这一发言之后附上一份我们的非正式文件附本。

谈到消极安全保证以及对我们的有关意见所作的解释问题，我们相信同样的逻辑顺序应当适用于这一问题。尽管这不是加拿大在裁谈会的一个优先事项，但有些代表团表明，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优先事项。同样，我们不反对在裁谈会就消极安全保证开展适当工作。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相信，可以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以

进一步探索这一问题的实质。但我们认为，在我们承诺走向一个具有商定授权的特设委员会之前，需要更大的明确度。我尽力将问题提得简单一些，我们想要有一个关于“谁向谁并如何提供什么”的更明确的概念。我们相信，这种进一步的澄清至关重要，这样各代表团将对此种特设委员会可能合理地指望成就些什么有一个更好的概念。附带说一句，在这方面，我十分愿意欢迎法国布洛瓦大使今天上午的评论，她的评论开始努力涉及我们提出的问题，但在目前，究竟可以指望这样一个特设委员会成就些什么对我们来说太不清楚。当然，我们正在其他一些论坛提出相同的一些有关消极安全保证可能工作的问题。

我希望对加拿大对 1998 年届会态度的这些进一步阐述将对裁谈会的工作有用。我们十分期望就这些问题，以及就那些加拿大查明为其 1998 年届会优先事项的问题——具体而言，核裁军、裂变材料禁产公约和常规裁军问题继续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对话。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愿意发言？没有人发言，我愿提醒大家，如我在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所宣布，我们将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立即在本会议厅就议程项目 1、3、4、6 和 7 举行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

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3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上午 11 时 50 分散会